

疯娘

王恒绩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疯娘

王恒绩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疯娘 / 王恒绩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8.5

ISBN 978-7-5596-1807-8

I. ①疯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44748号

疯娘

作者: 王恒绩

策划出品: 好读文化

监制: 姚常伟

责任编辑: 咎亚会 夏应鹏

产品经理: 程 斌

装帧设计: 仙境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字数 100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6印张

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1807-8

定价: 45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010-82069336

只 为 优 质 阅 读

好
读

Goodreads

目 录

疯 娘	1
三袋米	13
我的父亲母亲	18
母爱那么重，母亲那么轻	35
一碗汤的距离	45
进 城	58
算术题	68
“扁担”父亲	81

继 父	95
姐 姐	105
弟 弟	114
妹 妹	121
陪 读	134
捕虾人	142
漂亮妈妈	154
嫂 娘	168

疯 娘

每个人都有娘，我也有，可我娘是个疯子。

我们全家至今都不知道娘是哪里人，叫什么名字，为什么疯了。

23年前，有个年轻女子流落到我们村，她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见人就傻笑，且毫不避讳地当众小便，村里一些男人就常围着她转。因此，村里的媳妇们常对着那女子吐口水，有的媳妇还上前踹她几脚，叫她“滚远些”。可她就是不走，依然傻笑着在村里转悠。

那时，我父亲已经35岁，他因在石料场工作时被机器绞断了左手而截肢，又因家里穷，一直没能娶亲。奶奶见那女子还有几分长相，就动了心思，围着那疯女人转了三圈儿，点点头说：“嗯，不错，一看就能生娃。”奶奶决定收留她给我父亲做媳妇，等她给我家传了香火后，再看情况是否把她撵走。父

亲虽老大不情愿，但看着家里这番光景，咬咬牙还是答应了。结果，父亲一分钱没花，就当了新郎。

不用说，这女子后来就成了我的亲娘。

生我的时候，娘疼得死去活来，“嗷嗷”乱叫。奶奶在房里点了三炷香，祷告了半天。然后，两个接生婆一左一右夹住娘，强行让娘双手扒在梯档上，双腿下蹲，娘胯下还放着一个木制大脚盆，里面放着好几刀草纸和软布。接生婆不管娘能不能领会她们的意思，一个劲地叮嘱娘：“用劲儿，再用劲儿。用劲儿呀，疯婆娘……”

这场生产耗时7个多小时，娘就那么扒在梯档上“挂”了7小时。当娘胯下终于传来我响亮的啼哭声时，两个老天拔地的接生婆累得瘫在地上动弹不得，还是奶奶为我剪的脐带，而被接生婆管制了7个小时的娘也因获得了解放而大哭起来。奶奶抱着我，瘪着没剩几颗牙的嘴欣喜地说：“这疯婆娘，还给我生了个带把的孙子。”

奶奶用一瓦罐母鸡汤犒劳了娘。那天，娘少有地、安安静静地偎坐在床上，被子上面搁着个小盆，奶奶端着一大海碗鸡汤给娘，半恐吓半认真地说：“好好拿着，别泼了。骨头渣吐在这个盆子里，听见没有？要不听话，我就打你。”娘接过鸡汤，居然点了点头。她抓起一只鸡腿，啃得满嘴流油。娘还真听话，将鸡骨头规规矩矩地吐在盆子里。那一大碗汤她吃得精光。

只是，我一生下来，奶奶就把我抱走了，而且从不让娘拢边。

不怪奶奶绝情，我们村曾发生过这样一起惨剧：有个女人嫁给我们村的一个单身汉，她虽不是疯子，却是弱智。生下一个儿子后，竟在夜里睡觉时翻身压死了儿子，女人被男方暴打一顿后，撵出了门。

有这样的例子在前，奶奶自然不敢大意。娘一直想抱抱我，多次在奶奶面前吃力地喊：“给，给我……”奶奶没理她。我那么小，像个肉球，万一娘失手把我丢在地上怎么办？毕竟，娘是个疯子。每当娘提出抱我的请求时，奶奶总竖起眼睛训她：“你别想抱孩子了，我不会给你的。要是我发现你偷抱了他，我就打死你。即使不打死，我也要把你撵走。”奶奶说这话时，没有半点儿含糊的意思。

娘听懂了，满面的惶恐，每次只能远远地看我。尽管娘的奶水胀得厉害，可我没吃到娘的半口奶水，是奶奶一勺一勺把我喂大的。原来，奶奶说娘的奶水里有“神经病”，要是传染给我就麻烦了。

那时，我家依然在贫困的泥沼里挣扎。特别是添了娘和我以后，家里常常揭不开锅。于是奶奶决定把娘撵走，因为娘不但在家吃“闲饭”，还时不时惹是生非。一天，奶奶煮了一大锅饭，亲手给娘盛了一大碗，说：“媳妇儿，这个家太穷了，婆婆对不起你。你吃完这碗饭，就去找个富点儿的人家过日子，以后

也不准来了。”娘刚扒了一大团饭在口里，听了奶奶的话，显得非常吃惊，一团饭就在嘴里含住不动了。娘望着奶奶怀中的我，口齿不清地哀叫：“不，不要……”

奶奶猛地沉下脸，拿出一副威严的家长做派厉声吼道：“你这个疯婆娘，犟什么犟，犟下去没你的好果子吃。你本来就是到处流浪的，我收留了你一两年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吃完饭就走，听见没有？”奶奶从门后拿出一柄挖锄，像佘太君的龙头杖似的重重地往地上一戳，“咚”地发出一声沉闷的暗响。娘吓了一大跳，怯怯地看看婆婆，又慢慢低下头去看面前的饭碗，泪水潸然而下，落在白花花的米饭上。

在奶奶的逼视下，娘突然有个很奇怪的动作，她将碗中的饭分出一大半倒进另一个空碗里，然后可怜巴巴地看着奶奶。奶奶呆了，原来，娘是向奶奶表态，每餐只吃小半碗饭，只求别赶她走。奶奶的心仿佛被人狠狠揪了一把，奶奶也是女人，她冷酷无情的态度也是装出来的。奶奶别过头，生生地将热泪憋了回去，然后重新板起脸说：“快吃快吃，吃了快走。在我家你会饿死的。”

娘似乎绝望了，连那半碗饭也没吃，踉踉跄跄地出了门，却长时间站在门前不走。奶奶硬着心肠说：“你走你走，不要回头。天底下富裕家多着哩！”娘反而走拢来，一双手伸向婆婆怀里，原来，娘想抱抱我。

奶奶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将襁褓中的我递给了娘。娘第一次将我搂在怀里，咧开嘴笑了，笑得春风满面。奶奶却如临大敌，两手在娘身下接着，生怕娘的疯劲一上来，将我像扔垃圾一样丢掉。娘抱我的时间不足3分钟，奶奶便迫不及待地将我夺过去，然后转身进屋关门……

娘终于走了，可走了娘的家还是没法走出贫困。我家依然过着“日愁三餐，夜愁一宿”的生活。

当然，这些故事都是奶奶告诉我的。

当我懵懵懂懂地晓事时，我才发现，除了我，别的小伙伴都有娘。我找父亲要，找奶奶要，他们说，你娘死了。可小伙伴却告诉我：“你娘是个疯子，被你奶奶赶走了。”我便找奶奶扯皮，要她还我娘，还骂她是“狼外婆”，甚至将她端给我的饭菜泼了一地。奶奶生平第一次打了我，还万般委屈地抹起了泪：“小兔崽子，你娘除了生你，什么都没干，都是奶奶把你拉扯大的。你倒好，恩将仇报。早知道，就让你那疯子娘把你一起带走。”

那时我还不知道“疯”是怎么回事，只知道非常想娘，她长什么样，还活着吗？

没想到，在我6岁那年，离家五年的娘居然回来了。那天，几个小伙伴飞也似的跑来给我报信：“小树，快去看，你娘回来了，你的疯子娘回来了。”我喜得屁颠儿屁颠儿的，撒腿就

往外跑，父亲和奶奶也跟着我追出来了。这是我有了记忆后第一次看到娘。她穿着破衣烂衫，头发上还有些枯黄的碎草末，天知道是在哪个草堆里过的夜。娘不敢进家门，却面对着我，坐在村前稻场的石碾上，手里还拿着个脏兮兮的气球。

当我和一群小伙伴站在她面前时，她急切地从我们中间搜寻着她的儿子。大概是母子连心吧，娘终于盯着我，死死地盯住我，咧着嘴叫我：“小树……球……球……”娘站起身，不停地扬着手中的气球，讨好地往我怀里塞。我却一个劲儿地往后退。我大失所望，没想到我日思夜想的娘居然是这样一副形象。早知道疯子娘是这个样子，我想她干啥。一个小伙伴在一旁起哄说：“小树，你现在知道疯子是什么样了吧？就是你娘这样的。”

我气愤地对小伙伴说：“她是你娘！你娘才是疯子，你娘才是这个样子。”接着我扭头就走了。

这个疯子娘我不要了。

出人意料，奶奶和父亲却把娘领进了门。当年，奶奶撵走娘后，乡亲们议论不休，奶奶的良心受到了拷问，随着一天天衰老，她的心再也硬不起来了，所以主动留下了娘，而我却老大不乐意，因为娘丢了我的面子。

我从没给过娘好脸色看，从没主动跟她说过话，更别想让我喊她一声“娘”，我们之间的交流是以我“吼”为主，娘是

绝不敢顶嘴的。

家里不能白养着娘。奶奶决定训练娘做些杂活，下地劳动时，奶奶就带着娘去“观摩”，并警告娘，不听话就要挨打。虽然两个人真要打起来，奶奶远不是娘的对手，可娘对奶奶噤若寒蝉，娘再疯，也知道这个头发花白、走路蹒跚的婆婆操纵着生杀自己的大权，千万惹不得。奶奶叫娘割草，她就割草；叫她捡柴她就去捡柴。过了些时日，奶奶以为娘已被自己训练得差不多了，就叫娘单独出去割猪草。没想到，娘只用了半小时就割了两筐“猪草”，奶奶一看，又急又慌，娘割的是人家田里正生浆拔穗的稻谷。奶奶气急败坏地骂她“疯婆娘”“谷草不分”“活着是造粪”……奶奶正想着如何善后时，稻田的主人找来了，竟说是奶奶故意教唆的。奶奶火冒三丈，当着人家的面拿出根棒槌一下敲在娘的后腰上，说：“打死你这个疯婆娘，你给老娘滚远些……”娘虽疯，疼还是知道的，她一跳一跳地躲着奶奶的棒槌，口里不停地发出“别，别”的哀号。最后，人家看不过去，主动说：“算了，我们不追究了。以后把她看严点儿就是……”

这场风波平息后，娘歪在地上抽泣着。我鄙夷地对她说：“草和稻子都分不清，你真是个猪。”话音刚落，我的后脑勺就挨了一巴掌，是奶奶打的。奶奶瞪着眼骂我：“小兔崽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再怎么着，她也是你娘啊！”我不屑地嘴一撇：“我

没有这样的傻疯娘！”

“嗨，你真是越来越得志了，看我不打死你。”奶奶又举起了巴掌，这时只见娘像弹簧一样从地上跳起，横在我和奶奶中间，娘指着自己的头，“打我，打我”地叫着。我懂了，娘是叫奶奶打她，别打我。

奶奶举在半空中的手颓然垂下，嘴里喃喃地说道：“这个疯婆娘，心里其实有数啊！”

我上学不久，父亲被邻村一位养鱼专业户请去守鱼池，除了混个一日三餐外，每月还能赚 50 元工钱，家里这才稍稍缓口气，起码粮食够吃了。娘仍然在奶奶的带领下出门干活，主要是打猪草，没再惹什么大的乱子。

记得我读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冬日，天空突然下起了雨，奶奶让娘给我送雨伞。娘可能一路摔了好几跤，像个泥猴似的，她站在教室的窗户旁望着我傻笑，口里还叫：“树……伞……”一些同学嘻嘻地笑，我羞得面红耳赤，冲她挥挥手，让她走开些。娘不为所动，依然站在那里喊：“树……伞……”班上最调皮的范嘉喜刻意模仿着娘那含糊不清的叫声：“树……伞……”这一学，全班都哄堂大笑。

我如坐针毡，对娘恨得牙痒痒，恨她不识相，恨她给我丢人，更恨带头起哄的范嘉喜。当他还在夸张地模仿时，我抓起面前的文具盒，猛地向他砸过去，却被范嘉喜躲过了，他冲上

来掐住我的脖子，我俩厮打起来。我个子小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被他轻易地压在地上。这时，只听教室外传来“嗷”的一声长啸，娘像个大侠似的飞进来，一把抓起范嘉喜，拖到了屋外。都说疯子力气大，真是不假。娘双手将欺负我的范嘉喜举向半空，他吓得哭爹喊娘，一双胖乎乎的小腿在空中乱踢乱蹬。娘毫不理会，居然将他丢到了学校门口的水塘里，然后拍拍手，一脸漠然地走开。

我被娘的举动吓得呆若木鸡，甚至忘记了呼救。那天，所有老师都在校长办公室开会，对这里发生的一幕毫不知情。幸亏学校做饭的大师傅将范嘉喜从水塘里捞了起来，那个调皮蛋冻得全身青紫，身上还有刮伤，被后来赶到的老师们送到了卫生院……

娘为我闯了大祸，她却像没事似的。在我面前，娘又恢复了一副怯怯的神态，讨好地看着我。我明白这就是母爱，即使神志不清，母爱也是清醒的，因为她的儿子被别人欺负了。当时我就情不自禁地叫了声：“娘！”这是我第一次喊她，娘浑身一震，久久地看着我，然后像个孩子似的羞红了脸，咧了咧嘴，傻傻地笑了。那天，我们母子俩第一次共撑一把伞回家。娘的一双腿在泥泞的路上“噌噌”地、有力地往前行，将那泥浆踩得四处飞溅。

我把这事跟奶奶说了，奶奶吓得跌倒在椅子上，连忙去把

爸爸叫了回来。爸爸刚进屋，一群拿着刀棒的壮年男人闯进我家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先将锅瓢碗盏砸了个稀巴烂，家里像发生了九级地震。这都是范嘉喜家请来的人，范父恶狠狠地指着爸爸的鼻子说：“我儿子吓出了精神病，现在卫生院躺着。你家要不拿出 1000 块钱的医药费，我他妈一把火烧了房子。”

1000 块？爸爸每月才挣 50 元钱啊！看着杀气腾腾的范家人，爸爸的眼睛慢慢烧红了，他用非常恐怖的目光盯着娘，一只手飞快地解下腰间的皮带，劈头盖脑地向娘打去。一下又一下，娘像一只惶惶偷生的老鼠，又像一只跑进了死胡同的猎物，无助地跳着、躲着，她发出的凄厉叫声以及皮带抽在她身上发出的那种声响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最后还是派出所所长赶来制止了爸爸施暴的手。

调解的结果是，双方互有损失，两不亏欠，谁再闹就抓谁！

派出所在乡下拥有绝对的权威，范家人走后，爸看着满地狼藉的锅碗碎片，又看着伤痕累累的娘，他一把将娘搂在怀里痛哭起来，说：“疯婆娘，不是我硬要打你，我要不打你，这事没个完，咱们没钱赔人家啊。这都是家穷惹的祸！”爸又看着我说：“树儿，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考大学。要不，咱们就这样被人欺侮一辈子呀！”

我懂事地点点头。

从此，我读书可以用“玩儿命”来形容。2000 年夏，我

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高中，积劳成疾的奶奶却不幸去世，家里的日子更难了。县民政部门将我家列为特困家庭，每月补贴40元钱，我所在的高中也适当地减免了我的学杂费，我这才得以继续上学。

由于是住读，学业又抓得紧，我很少回家。父亲依旧在为50元打工，为我送菜的担子就责无旁贷地落在娘身上。每次总是隔壁的婶婶帮忙为我炒好咸菜和青菜，然后交给娘送去。20公里的羊肠山路，真不知娘是如何熟记下来的，她每个星期天为我送一次，风雨无阻。也真是怪，凡是为儿子的事，她一点儿也不疯。除了母爱，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。

2003年4月27日，又是一个星期天，娘来了，不但为我送来了菜，还带来十多个野鲜桃，我拿起一个，咬了一口，笑着问她：“挺甜的，哪来的？”娘说：“我……我摘……”没想到娘还会摘野桃，我由衷地表扬她：“娘，您真是越来越能干了。”娘“嘿嘿”地笑了。

娘临走前，我照例叮嘱她注意安全，娘“哦哦”地应着。送走娘，我又扑进了高考前的最后总复习中。第二天，我正在上课，婶婶匆匆赶到学校，让老师将我喊出教室。婶婶问我娘送菜来没有，我说送了，她昨天就回去了。婶婶说：“没有，她到现在还没回家。”我心里一紧，娘该不会走差道吧？可这条路她走了三年，照理不会错啊。婶婶问：“你娘没说什么？”